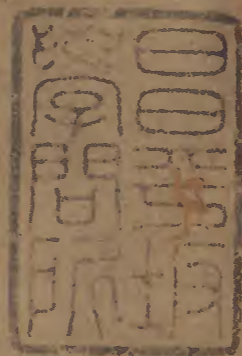


倘湖樵書



漢書門		九	二
七	七	七	四
八	三	函	冊
七	架	架	架
號	類	類	類

內閣文庫		漢
九	七	書
七	八	類
八	七	類
號	冊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07
冊數	24 (20)
函號	308 102

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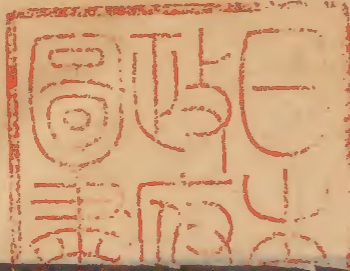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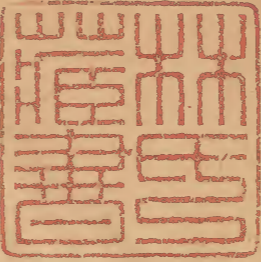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奢儉受用

錢異草文庫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
 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
 白寢所見其敝氈縑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令輦
 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
 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玩
 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
 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後敗者皆以為誠 歸田錄
 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晏劇談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廁溷間
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常燃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灑
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
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
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

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樂善錄云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腮肉爲臠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
不暇斷惟旋割取鮮腴以供膳一食羹凡二十品設
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
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日聊以祝
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
臥內每夕焚燭一炬燃龍腦一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
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桶貯

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
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唐餘紀傳云劉承勳以善
心計事南唐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
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
不用兵視他國最爲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蓄
以備兵用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勳獨
任其間出納頓置于是公肆攘竊保大後貢奉事興
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
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費裸
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
居第乃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
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
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營籍中十餘人月賦以
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
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
公謝政不造宅假館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于其中
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

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潞公出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 獨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運後遷謫卒于崖州 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半不過數品駐蹕郡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百人躬行儉節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食只麵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千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

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盒盒以朱漆銀鏤粧色樣
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
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柁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
聞一時柁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
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
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
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爲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
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
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
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
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
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
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
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
夫而尚爲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寧非
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
非惜福有福哉 讀書鏡後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

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
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
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畜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
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
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
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
士共哨其所爲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
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遂于吳中賜死
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惜福此何不可若吝

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
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怪耳而文
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獻
徵錄云劉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凌目中已無天子
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
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
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旦侍坐
有興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
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邃菴楊相
國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
此器耶邃菴有慙色自後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
號類菴一日過魯學士鐸邸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
誕辰將往壽之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曰
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當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
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
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壽祝
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叢說云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
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
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公卒之
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常過其
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耳談張
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
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
美庄肥庫絕不私黨革鎮守裁闔寺清政本日與天

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卽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
李蕭然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返曾不以
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
張蘿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
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貲足遺云 桂文
襄公萼官爲六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
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 夏文愍
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薨雕題廣圃曲池之勝騰
侍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玉

公旣而 上頗聞嚴嵩專特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
勲階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
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
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
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
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當嚴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
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
巡按得盡收贖鬻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
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 籍嵩之家黃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
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逸不
少 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
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
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
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
滅已無遺矣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已絕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訃
報所及歡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
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
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鶴
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
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
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爲封土世間隨事
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

野俱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授其仲
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仁恩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
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按史異
云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
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
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德
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
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
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己不可得已

彝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葬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
祀字高二分如鐫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奸雄固
有好回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謫降頭
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
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頗
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已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
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
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非先兆與 墨客揮犀云有
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携
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
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
人黃湛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

熾其物愈大少頃卽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
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
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澚躍入小舟渡至城
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也則寓城中謂
其倖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
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續文
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
謂當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日熊之爲兆旣當避
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部焚禁內亦火

乾清宮焚或問其故孟春日予不曉占書宋時永嘉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
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萬歷丁酉三殿
門樓災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
羣鼠盡出縱橫滿堂層累如積更乃畧不畏人可以
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忽作風雨聲大
以爲怪旣而火作并爲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
通考紹興二十年温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
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 式如兄云萬歷

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樓大廳聚爨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敷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寰云烏傷李生兄弟皆列膠庠頗稱長厚已酉歲值督學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林遣客賣序貢李長公序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廩生或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歲薦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干諸蠶結一赤

繭大如鷄卵持謂其姒曰如此佳蠶另存其種明年多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繭裂火出焚蕩室廬爲之一空蓋十七人邊抑其功名之報也爲赤雀爲赤蠶豈非火之先兆與左傳所載禪竈梓慎以融風爲火之始烏鳴于宋社日出出嘻嘻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耳談云萬歷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繇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 又豫章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闐闐間人無不見之數日火發 耳目記唐開元間衡州五月頻火時人見物大如甕亦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諡文宣王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猶存帥袁說反別爲殿祀之 常璩曰元封元年使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授經學故雲南有漢學基焉 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郡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

中甘露降白鳥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許叔
鄩單人以漢元和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
張志誠鄩闡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
教國人 滇載記南詔晟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
子廟于國中 晉江陳奇爲新泰教諭庠中有老聃
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
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爲配
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爲建廟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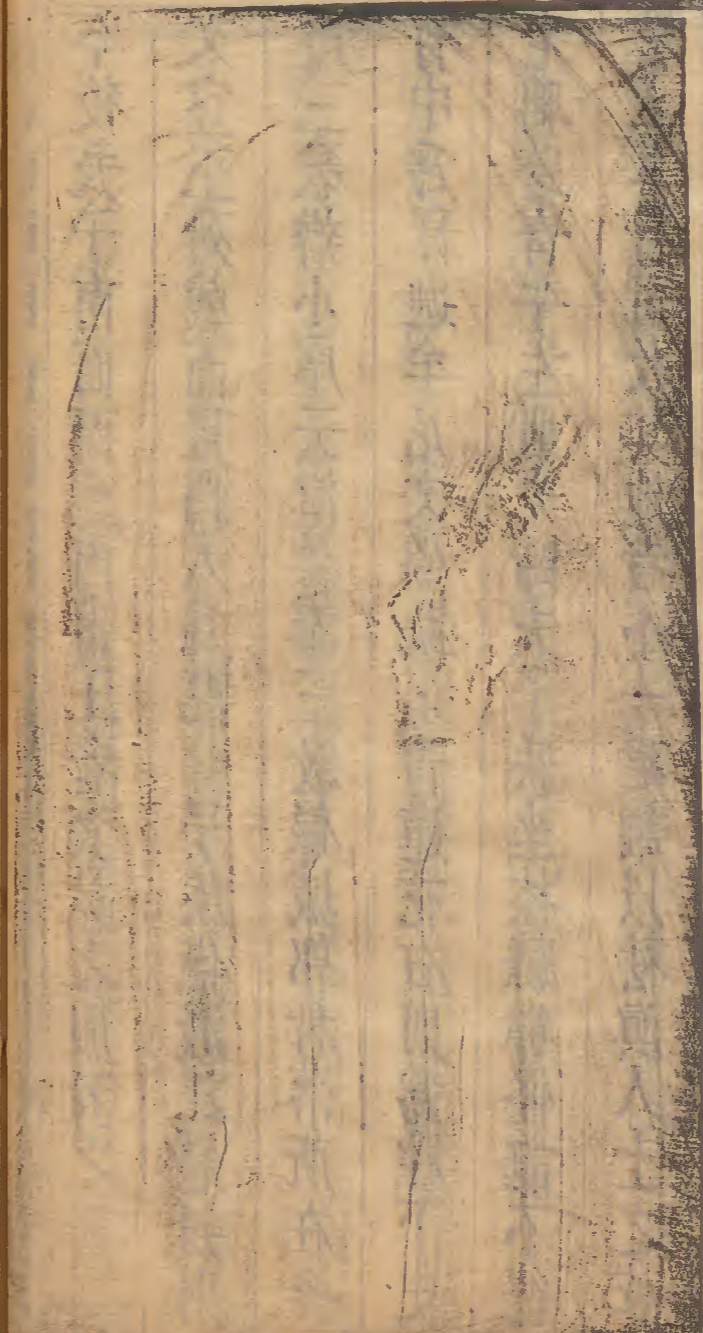
魯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 二不通行于天下
庶于報祀之典爲稱 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
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卽署一胥
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卽判
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 各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
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深尺餘郡中童子
初學書必投貶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爲右軍
硯池也 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彝而夢見周公故勅
所在祀周公 羣居解頤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

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卽位柳韜爲容管宣
告使赦文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
有一假僧不伏徘徊太守王宏大怪而問之僧曰役
未到而差遣偏去歲已嘗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
尚聞者無不絕倒 廣川書跋云當三代時夔伯夔
世爲先聖祀于諸國至漢始以孔子祭于學天子親
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唐貞觀
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
孔子爲先師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册封
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爲配 予族侄澂江通判則
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
有中爲釋迦牟尼文佛趺坐青蓮花右則爲柱下史
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趺坐控麟轡怪誕不經
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
是亦吾鄙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 曹石霞云
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爲師逮至元中慶路總
管張立道蒞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麟象之設其

在未置學宮之前也

學宮置於此處則學宮之始也
其後不賦賦小千以子後也為補至天中書院
故亦非始之實矣要其始以古則亦始於此也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鄴侯家傳十卷繁即鄴侯
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
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人潤
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為通州文公贈諸葛覺
詩所為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日行年餘
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
于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
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丞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

母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 鶴林玉
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
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
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覓亡鬼喪影
滅迹絕非閣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

京兆尹恃寵強懷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一
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
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
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
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
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
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 唐穆宗時以工部
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
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儻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
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
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
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
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
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
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 昌黎集有再上
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
石嘗張燈晏客牡丹會暨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局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羣侍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
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
退前後花與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
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
遊頔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
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
于襄陽傲睨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
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遣三尺童子齋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頓以錢四十萬得之寵盼彌深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頓見其詩卽以此婢及帷幌奩匣悉贈之又戎豈有善歌者頓使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頓卽多以緡帛贖行以書遜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千古佳話也 譚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

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詩最爲淫褻 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旣而更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闢佛巍巍乎

孟子之後一人矣文名既盛其爲人所乞及上書乞人未免詞多假借不足爲公訾也至悅聲妓而餌金石乃通人之一蔽骨力如公而不能自拔反以速殞其軀爲可惜耳

以人爲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則是真設不寧之侯以爲之的而射之非僅曰中之可以服諸侯也 史記葺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葺弘乃明鬼神

事設射狸首

徐廣曰狸首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

從而晉人執殺襄弘

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

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

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

宋有之君自得之 史記郅都為鴈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名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

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像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

見憚如此 獨異志漢時苗為壽春令謂治中蔣濟

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

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

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狄校尉封都亭侯統戎馬連接

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

或繼之以夜戰狄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

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
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
詣武王請舉國爲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
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
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鄰聞
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蔡床潘餘云
在沙苑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
傳道邊情警旋取柔飴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琬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
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
躬也 北齊書高隆之子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彙苑云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蕉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南史齊高帝本記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帝

即蕭道成

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

王立帝于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一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

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大笑曰

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帝形

畫腹為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不中

魏書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

相殺也 册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為昂城羗首姜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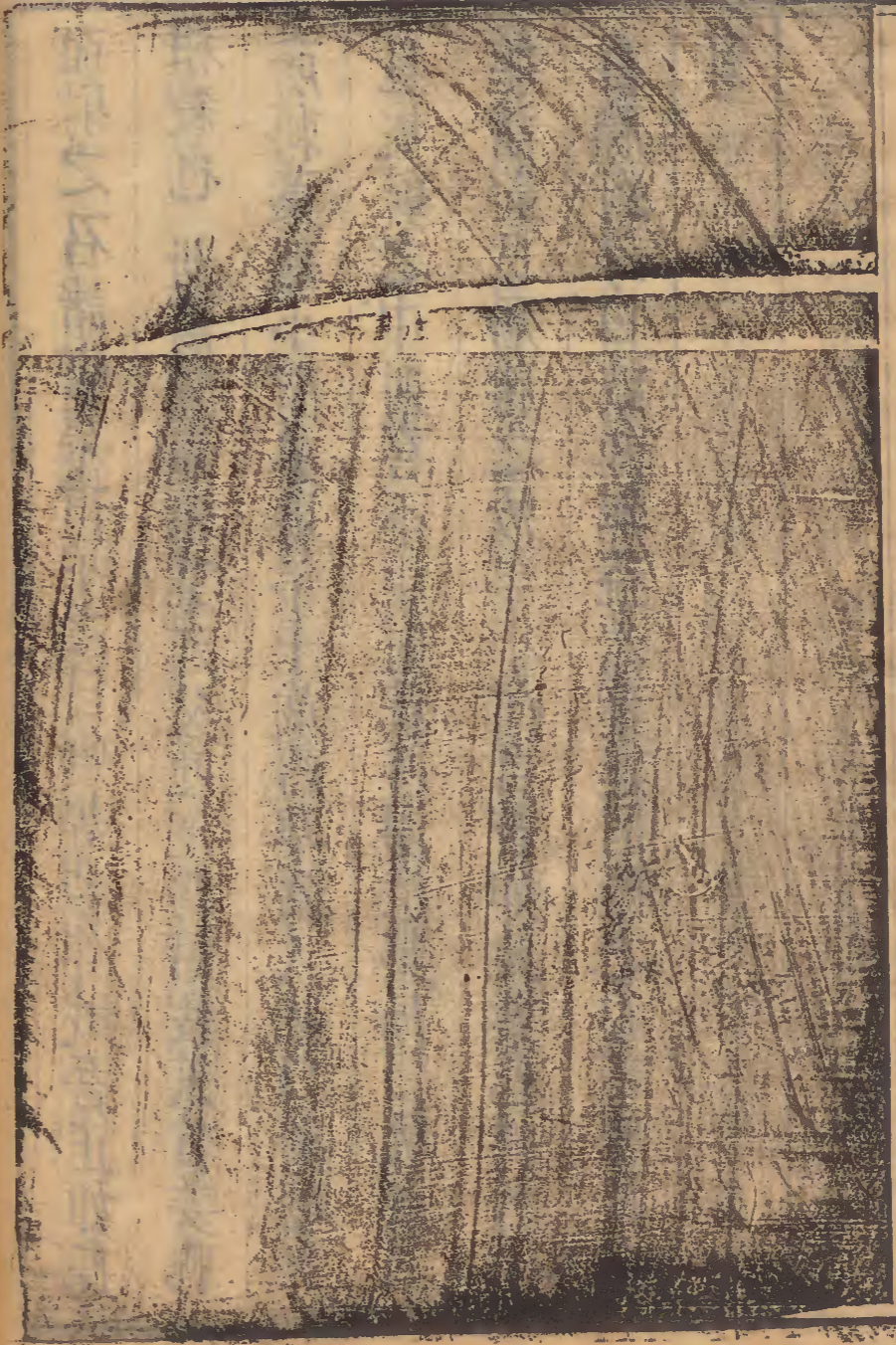
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

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

軀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

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耳



土香泉香

名勝志雲南建水州樂樂山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
食夔婦嗜之以爲美 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
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
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衆疾又州西四十五里廢
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棗蔗
漿鹽梅和飲之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
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
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千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湏水昔西僧智藥經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薊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內水香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水貢民以爲病罷之 太平清話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

叩公跳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齋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闢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香如米 一統志和州北三十五里有平疴湯泉其水淡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疥者飲之輒愈 天中記下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列子云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壺嶺頂有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椒蘭

味過醪醴 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
極甘馨其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卽飲此水上壽百
二十三十中壽百餘若七十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
太傅袁隗爲南陽尹令縣月送水三十餘石飲食澡
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水飲之此
疾遂愈 列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
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
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應天府
志湯溝泉西南二十五里水溫不寒有香氣昭明太

子常浴此呼爲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泉 五色線
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
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也 夢林懸解云秦
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
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被簪冠
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 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
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
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
流水香潔 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清冽而

甘宜釀酒

黃爲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爲最貴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註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是則雲色惟黃爲上矣 楊升庵云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爲上矣 湧幢小品云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則葬骨亦惟黃爲上

矣 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生時胞衣色黃故
父命名黃圈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
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
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爲上矣 呂
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忍
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
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 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
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其形如人面者
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爲善也 宋志月若變色青爲饑赤爲旱黑爲水黃
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
爲德也 仇池筆記云勃遜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
枝菊品尤多遜之日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湯餅索餅

今俗以麥麩之線索而長者曰麩其圓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劉禹錫賜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湯餅而舉筋食之馬永卿云卽世之長命麩此唐人以麩爲餅之一證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麩耳此漢人以麩爲餅之一證也後漢梁冀傳云進鵠加炙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巾拭之

轉皎白則漢謂之煮餅晉謂之湯餅耳荆楚歲時記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越人俗言冬至餛飩
夏至麩是也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牛
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耶 緬素雜記凡以麩爲食
具皆謂之餅火燒而食呼爲燒餅水淪而食呼爲湯
餅籠蒸而食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市井有鬻
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則誤也晉書
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唐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
衣袖中盛胡餅

異類與人爲偶

廣異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
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
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
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
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
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
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
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

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其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慙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王行甫云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遘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

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處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溪而煨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窰燃火于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鬻于山中不乏蓄積餼糧生二子性俱猛虓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塋成塚曰虎塚云按廣異記所

載利州婦人之配雄虎反不見生子此奉化男人之
配雌虎反生而爲人豈其稟母氣獨少而稟父氣獨
多耶更足異也 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
女餉田忽雷雨晦暝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
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
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
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
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
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夕復風雨晦暝遂不復見 唐張讀宣室志武陵郡
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
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
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
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
裝甚肖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
女曰向者獨處有一夜父長丈餘甚獐異自屋上躍
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
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父率

以將曉卽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
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
者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
窮其故夜叉曰牛者畊田爲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
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
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
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
此別去矣夜叉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圖中得以歸 說類云博士邱濡說汝州旁縣五十
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
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
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
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
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
乃復爲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
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
豈有惡乎君旣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
露在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
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
白衣塵中者其物歛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
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
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
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悞犯當爲
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
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
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
餘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常設大會百戲
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鷖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
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
自四日方精神如初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
物如彌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攫一名化西

雜俎云名

獾

或曰獾獾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

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獾獾化之子時時相有攫爪者也 黃衷海語云石妖出暹羅峴崦山疑亦陰精漳人有販船者偕伴數十薪于山岵

崖間石壁可鑑漳人袒負石立俄有婦人從石隙出姿態姝麗非蠻島所有漳人與語媚之迷惑忘反遂伉儷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乃導漳人葺茅以居繞舍蒔美竹踰時卽長林蔚蔚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嶽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身爲蔽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落海嶼間也所閱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卽鄉

思油然而向船人道所以請其載以歸乃匿之舟中婦挾二雛追至沙渚侏儻之聲如怨如詈擲二鵝于水號噉而去漳人登舟竟瘖不能語 怪錄云弘治間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爲糧常盜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之乘羣猴出遂携子逃歸 瀛涯勝覽云爪哇國有蘇魯馬益地其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猴數萬聚

于中猴者俗云胡孫也老猴爲曾掠老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餚祈于老猴猴食之餘縱羣競食盡少選猴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卽有娠不然無應也 懸榻篇云予行脚過雍邱主僧爲述鄉先輩李公海舟筆記李蓋萬歷間以給諫使琉求者內云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黽勉隨去至一石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

菓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
土人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
箐谷溪杳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
于島邊跂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還過是島念
僕命小泊遣人登岸尋撰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
近遂得返但倉卒不及挾毛女并遺其子 誠齋雜
記海人魚狀如人眉目手足口鼻皆爲美麗女子無
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
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

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又陽縣地多女烏新陽男
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
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
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李時珍曰獾老猴也生蜀西
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
善顧盼故謂之攫純牡無牝故又名攫父亦曰猥攫
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獠大如
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
而孕此亦攫類而牝牡相反者蓋攫能盜婦女以爲

妻鬪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物志則云獲生子爲人一統志辰州府有承平洞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溪邃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有一雌者突入田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臥起旣而逃歸又吳元夫鄂州人寶慶乙酉四年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熊生一子皆人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神異傳云廬陵巴邱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

著絳碧花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澗其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止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甌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甕中此丈夫以金甌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卽與絳囊令裹之且云可時出與乳于時風雨晦冥隣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其母後秦適出見二虹于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後周書突厥阿史那別爲部落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別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孥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乃謂兜鍪爲突

厥遂因以爲號。龔堅志宋時一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楊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妻孥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秩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罷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饒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衆僧聚觀大夫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隄數口水入水底爲一

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
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
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
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熒煌花旛闐闐及
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
旋不肯返歸綠衣苦見促我故緊抱廊柱彼毆打天
曉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遂爲夫婦
如初蓋綠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魁擇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
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
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爲侍從官以待從重戴
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
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
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

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爲祖父子孫原屬一體安及體鬼福及子孫理所必然卽如周易一書雖曰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于象者爲多况以先人體鬼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深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墓之不慎至禍發而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剝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遇平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積徒殷勤而延

名手厚幣以聘高術卒之當面錯過毫釐千里至于勢力攘據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坐域或紊亂一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己天且棄而去之何地之能福人哉 按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隣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處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

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朝野紀畧云餘姚謝木齋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塋祖父母值冰雪不能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爲名相欽名營墓卽此地也 蔡虛齋作何椒卬傳曰何椒卬先生喬新爲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墓地有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塋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塋吾父吾不忍爲也 程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冶起家爲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術延之踰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之業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圈承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曰我冶方乏炭此可密以得貫張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繕數月而畢塋事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偕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爲直當幾何日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邀張翁而館焉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張翁告歸復

張正堂燕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繼于筐酌酒而告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賸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千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旻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張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耶詰曰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密召其子昇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者聽于天可已由何椒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 予又考朝野紀畧云餘姚謝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授福建布政司都事廉謹有守閩賊邵茂七作亂欲脅漳州民號于衆曰不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怯悞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士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成歸已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州得免于難塋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人以爲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塋之中途者應卽塋也有人事然後有天助人當返而求其本矣 閩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莊夏塋父處相傳舊有塋者若有鬼物三塋而三推之便作人言曰此莊某墓及莊塋畢鬼大挪揄卽其人矣後于光宗時爲少師更名錦繡御書賜之 見聞錄云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塋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塋期相值久不尅塋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塋父乃克塋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塋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洙談錄云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塋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塋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 補筆記瀕海素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塋其親至一

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于此
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以觀
見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他所以龜
之所穴葬其親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
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常預薦推恩授假板立則連
典十餘郡爲朝請大夫致仕立儀立賢皆朝散郎徙
居廣州鬱爲仕族至今謂之龜墓梁家

石闢水闢

馬氏目抄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
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闢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
損折闢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沉汗池中
以軸沉溪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闢于池
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闢猶不輟乍
前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
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
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

異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
府將刮取金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
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
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
車上振躍者三車輻輳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
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
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
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
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石能跳躍則
其能閩可知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
平縣何衝里田畝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
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墻毀樓一水闔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
刻乃解各還故處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
一曰滾塘寨一日鬪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
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旣而其響益大居人闔戶視
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過坐以俟旦其二水一涸一溢

人始知爲水閘也 周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閘
 西征記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閘而西流五行
 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閘壞船數艘 文獻通考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閘中有血
 出數日不止 彙苑天寶中有術士孫甄生者以枝
 閘能使石自闔草爲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召
 入禁中 搜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
 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嘆相告曰石來
 尋而石水入建鄴

市

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
 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漢書王
 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王君
 公注云僧謂平兩家買賣之價 漢桑弘羊洛陽賈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
 賈豎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從高祖滅項羽
 封穎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爲丞相
 揚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非他處之比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值
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丹鉛錄唐詩
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
囂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鬪囂鬪以力爭囂以口爭
交市之地必爭故禁之則囂之爲市其義從來遠矣
茅止生叢談云漢時尚賤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
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以得商賈幸矣市人
子孰不翩翩章甫耶後漢書古者爲市一日三合
周禮司市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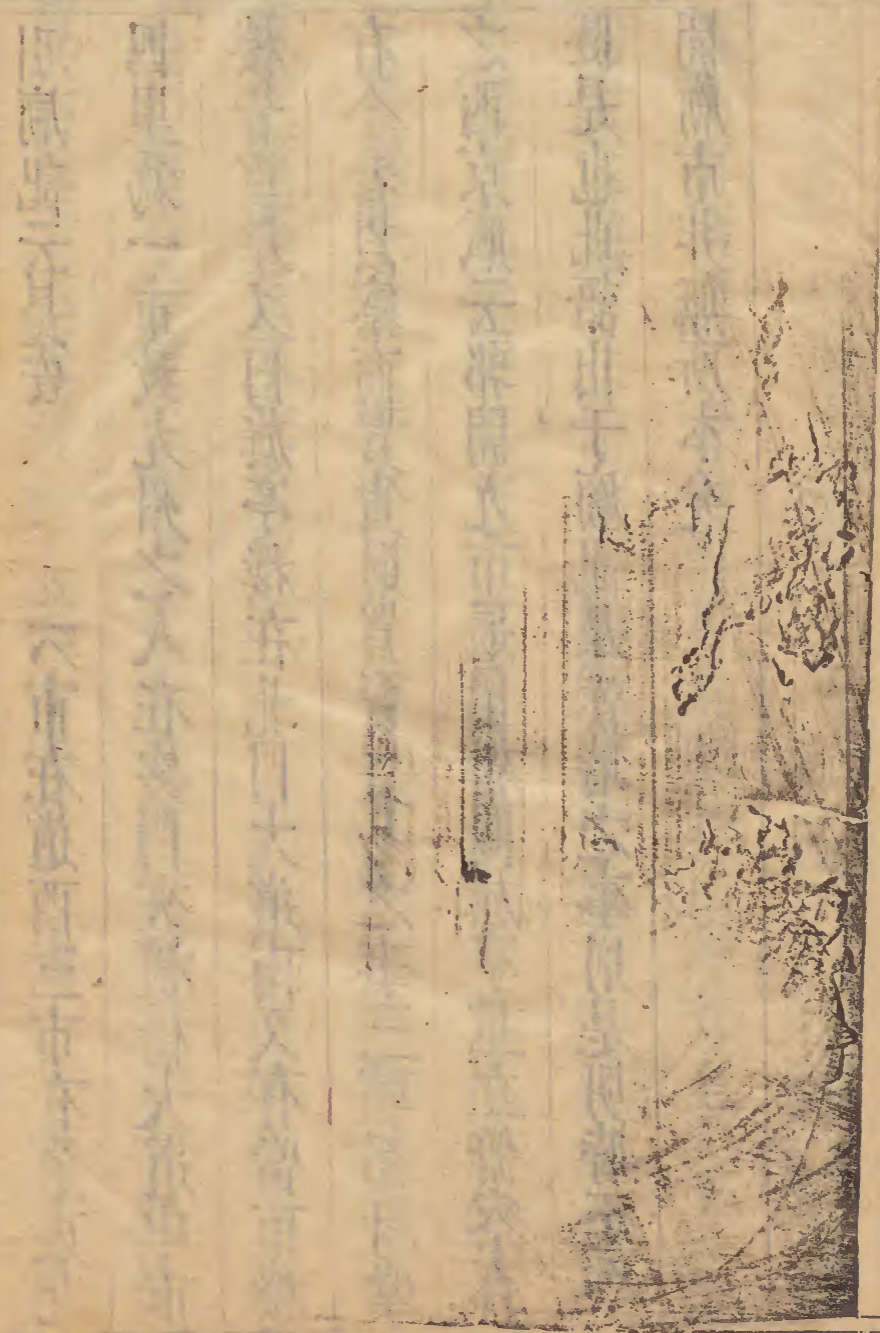
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孔奮避兵
河西竇融請奮署議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
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三
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
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貿
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謂之槐市又楊州人無貴
賤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杭
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高士傳毛公薛公

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爲賣漿毛公隱爲博徒楚國先賢傳熊宜僚隱于市南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九百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虛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彥如瘡開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疾稱故止名曰亥 天中記梓州易立子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于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買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爲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 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市有斷馬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隳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盡槐根高番禺海邊亦有鬼市 朝野僉載長安富
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
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
場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家財巨萬人內梳洗被服
極鮮屏風氈褥無所不美景賜曰主人卽快活何爲
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
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師
古曰僧者合會一家之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呂
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 三輔皇圖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
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中市
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
有今者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
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闔帶闔旗亭重立俯察百
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
開廟市非無所本矣



彩鳥為文明之象

舊唐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
 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
 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
 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奮翼而鳴
 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位殆不
 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
 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
 其位不達耳 拾遺記云吳張承家有鵠聳飛入雲

占者曰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後承生昭元輔吳將軍唐年補錄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駢脅歷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爲留後子孫相繼一百年 邱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予肄業學宮童子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池比鵠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一友往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

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胡爲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濬果首舉于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莊 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叅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一日乃去衆以文明之兆東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小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

人同上鳳凰池考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

